

空谷与幽兰

主编 高旭旺 李 霞



大河诗歌
DAHE SHIGE

2012·(30) 冬卷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 编 高旭旺
李 霞



DAHESHIGE
2012·(30) 冬卷

大河

诗歌

空 谷 与 兰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谷与幽兰/高旭旺,李霞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 10

(大河诗歌)

ISBN 978-7-80765-730-9

I. ①空… II. ①高…②李…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405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 - 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
字 数 144 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2012年·冬 名家賀詞

MING JIA HE CI



晓雪，原名杨文翰。云南大理人。

白族。当代著名诗人。曾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少数民族文学分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专业作家。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论集《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浅谈集》《新诗的春天》《诗的美学》《面向新时代》《诗美断想》《诗美的采撷》，诗集《祖国的春天》《采花节》《晓雪诗选》《晓雪爱情诗选》等20余部。曾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奖、意大利第二十二届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

芳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書杜甫詩句

祝大河詩刊越辦越好

壬辰夏 曉雪





刊名题字：王绥青

目 录

名家贺词 晓 雪

- 06 第二届“陈贞杯”全国新诗大赛
 获奖名单及授奖词 丁 彭

【壶口雷】

- 08 经验迁移与美学蜕变
 ——近十年诗歌的两个问题 张清华
- 14 在中年的东山上（组诗） 刘高贵
- 19 来自时光马车的诗意
 ——读刘高贵组诗《在中年的东山上》 唐 诗

【昆仑峰】

- 24 老娘土（组诗） 陈有才
- 28 不要把诗写得太像诗了
 ——从陈有才组诗《老娘土》说开去 马 忠
- 31 识字补习：八卦释名（组诗） 李发模

- 35 另一种倾诉（组诗） 傅天琳
- 37 缝纫欧亚非（组诗） 黄亚洲

【入海口】

- 41 河南三章：河之南 朱 零
- 43 一次艰难的诗歌跋涉
 ——朱零《河南三章：河之南》赏析 张 弛
- 46 随风飘散的记忆（组诗） 遆哲锋
- 50 微若尘土（组诗） 张国领
- 52 欧洲组诗 丘树宏
- 54 康丽新诗选 康 丽
- 57 关于花的命运（组诗） 邓晓燕
- 59 一个诗人的觉醒 刘德亮

【虎跳峡】

- 63 被铡的青草（外三首） 三色堇
- 64 冀学新诗七首 冀 学
- 67 从回忆中寻找（组诗） 于 萍
- 69 大海·潮汐（外二首） 黄昱翰

主管：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办：大河诗刊社
编辑：《大河》诗歌编辑部 地址：河南郑州市经六路26号索克豫发大厦B座405室
邮编：450014 电话：0371-67067801 电子邮箱：dhs1989@sina.com daheshige@163.com
网上投稿、交流平台：www.baihuali.com（百花里）

社 长	高旭旺	创联部主任	于 萍
主 编	高旭旺 李 霞	责任编辑	杨 莉 彭 进
执行主编	杨炳麟	美术编辑	小刀刘 丁 旭
编辑部主任	彭 进		
本刊法律顾问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 张翼飞律师		

71 枣树（外二首）.....王希社

72 沉，静静的（外一首）.....李 欣

【函谷关】

73 澳洲纪行（绝句20首）.....陈伯仲

75 白景卿新作选白景卿

77 曹宗礼诗词选曹宗礼

79 叶加贝新作选叶加贝

【非常道】

80 “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
——从诗歌精神、诗体、传播谈90后诗歌

.....董运生

84 草根诗歌的意义.....张永峰

【龙门窟】

88 “陈贞杯”全国新诗大赛作品选登
.....余子愚 姜 了 轶 敏

90 《大河》诗歌复刊三周年座谈会纪要

93 诗林快讯

95 第二届“中国·大河主编诗歌奖”启事

96 第三届“陈贞杯”全国新诗大赛征稿启事

稿 约

《大河》诗歌，立足中原，面向全国，追求“青年性、纯粹性、前沿性”，一年四卷，全国发行，欢迎赐稿。

主要栏目：

壶口雪：每期重磅大篇幅推出具有重要影响力或极具潜质的诗人一至三人；**昆仑峰**：力推成熟诗人佳作，重主题重策划；**入海口**：刊发中青年诗人作品；**虎跳峡**：刊发新锐诗人作品；**函谷关**：刊发古体诗词；**梳妝台**：刊发原创散文诗；**非常道**：刊发诗论诗评；**龙门窟**：刊发诗坛信息。

每季首月10日出版。定价：12.00元。

电子邮箱：dhs1989@sina.com
daheshige@163.com

通联地址：郑州市经六路26号索克豫发大厦B座405室

邮 编：450014

联系人：彭永强 丁 旭

电 话：0371-67067801

网上投稿、交流平台：www.baihuali.com

第二届“陈贞杯”全国新诗大赛

获奖名单及授奖词

一等奖

作者：杨康

作品：《父亲在屋里一遍又一遍扫地》

二等奖

1. 作者：北塔

作品：《云会里的早晨》（外一首）

2. 作者：屈松林

作品：《读诗的女人》（外一首）

三等奖

1. 作者：贺红

作品：《朱砂梅》（外二首）

2. 作者：丁立

作品：《雪燃烧的方式》（外一首）

3. 作者：马夫

作品：《嵩山》（外一首）

4. 作者：南小燕

作品：《醉成你初见的模样》（外一首）

优秀奖获得者

杨凡、田春雨、马道洲、郝孝力、蒋珠莉、
金小娟、邹相等50位作者

一等奖授奖词

●杨康的诗清新而质朴，睿智而厚重，集叙事抒情于一身的风格，使得他的诗歌有真情，有质感，有诗性。作品《父亲在屋里一遍又一遍扫地》诗意飞扬，情感丰沛，让受众者从心灵上充分体会到现实生活的爱与痛。该诗发表后反响强烈，被收录入漓江出

版社出版的《2011中国年度诗歌》，为诗人及大河诗刊赢得了地位和荣光。

二等奖授奖词

●北塔的诗意象新颖，用语别致，遣词造句彰显着深厚功力，陌生化等手法的娴熟运用，使得诗歌与众不同，自成一格。《云会里的早晨》组诗想象丰富，又自有道理，不同凡俗，又充满智慧，华美的辞藻里蕴藏着丰富而独到的人生哲理，令人沉醉，发人深思。

●屈松林的诗充溢了生活情趣与悲悯情怀，从凡俗小事出发，凝练生活感悟，升华命运至理，以超然之笔彰显现世生活的情趣与智慧。《读诗的女人》等诗充满灵性，充满睿智，以人性化的笔触描摹了生活的兴致与荒凉，揭示了生活的苦辣与酸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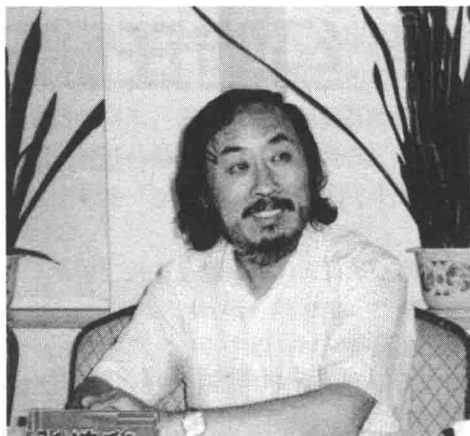
三等奖授奖词

●贺红的诗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手法与表达意境，并融入现代性的思索与体验。《朱砂梅》等诗短小精悍，言短意深，精致的笔触表达了无限的意蕴。

●丁立的诗构思精巧，内蕴丰富，以现代性的表现手法，生动临摹了现代都市与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现实。《雪燃烧的方式》等诗用笔老辣，意象新奇，以理性批判之笔彰显了现代人的惶惑与浮躁心理。

●马夫的诗干净空灵，质朴天成，有着独特的意蕴与品位。《嵩山》等诗借景抒情，以景蕴理，纵横南北，穿越历史，并最终还原真实的高度，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与人生的哲思。

●南小燕的诗多写爱情，自然清新，以巧妙的构思表现男女之爱。《醉成你初见的模样》等诗歌咏真爱，吟颂真情，古典情怀与现代意蕴的集结，合情合理，恰到好处。



张清华，男，1963年10月生于山东博兴。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著作与文章总计逾200万字。曾获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等奖项。

经验迁移与美学蜕变

——近十年诗歌的两个问题

■北京·张清华

近十年是中国诗歌历经剧变的十年。在这个十年中，诗歌写作已经渐渐褪去了世纪之交以前的那种相对单纯和庄严的色调，而变得日益芜杂与丰富，多元与极端，难以用简单的概念来涵盖和描述。特别是随着更年轻一代写作者的崛起，无论诗歌观念与风格，还是技艺与方向，都更趋复杂和不确定，更加分化和充满悖论。本文当然不可能对这些变化做出全面的概括和说明，但希望就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能够做一些分析探讨。

十年，诗歌所留下的

十年中诗歌留下了什么？我们时常面对类似的追问。这确乎很难作答，因为任何整体性的判断，在我们这个“整体性业已消失的时代”都充满风险。不过，为了使我们的谈论概括和有效，也不得不冒着风险来对其基本状况做一个粗略的讨论。

首先，网络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对诗歌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

中，发表诗歌的网站与论坛很快即达到三百多家，那时人们已经感到非常惊异，以为诗歌平台已近乎无限多元。可是很快，“博客”和“微博”又进入了这一媒介空间，在2010年10月底已有材料表明，仅新浪微博的用户就已达5000余万，这还不算其他网站的数量。在数以亿计的网民和数千万计的博客、微博空间里，有许多人是以诗歌或“分行文字”作为常用的文体或写作方式的，也就是说，诗歌或“分行文字”的发表，已完全不存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障碍。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以往一切写作与发表制度都被虚置，公开的或民间社团式的诗歌发表与存在方式均“被边缘化”了——甚至曾经极为重要的“民刊”，在新世纪以来其重要性也在逐渐弱化和降低。其曾经的“先锋”和秘密的“波西米亚”性质，已经在完全敞开并且狂欢化了的传播语境中荡然尽失。民刊如此，官刊更不必说了。虽然出于中国文化体制的奇怪结构与多样性，作为纸媒的公开的诗歌刊物从表面上并未萎缩，反而有扩张和增长趋势——如《诗刊》《星星》《诗歌月

刊》《诗选刊》等最具影响力的诗歌刊物，都陆续出版了“下半月刊”。但这也同样不能掩盖其“重要性在趋于递减”的事实，只不过上述不同区间的写作者有时是属于“各玩各的”，大家互有交叉，又各自独立，在不同的空间与规则中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所带来的，不止是文本数量的剧增和泡沫化，语言形式上的无限开放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美学上的变化——“网络美学”成为一种新的美学趋势与形态。其表现，一是狂欢与娱乐化，任何信息资源都可以迅速地转换为一种大众美学的资源。在2005年前后出现的“梨花体事件”及后继的各种网上争讼和谩骂，2006年的“天问诗歌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的悼亡写作所导致的诗歌奇观，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写作伦理的剧烈争议，除此，还有依托寄生于网络噱头的无数或大或小的笔墨官司，各种“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这些都不但成为人们关于文学观念和诗歌功能的新的理解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整体的诗歌环境，使大众娱乐成为诗歌的一种存在理由与合法方式；第二是主体的改变。因为网络条件下写作门槛的无限降低，“写作的平权化”横扫了此前固有的精英文学制度，迎来了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写作自由”。而主体身份和心态的这一变化，导致了诗歌修辞上的粗鄙化和暴力化。本来，在当代诗歌中早就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即所谓雅语与口语、外来传统与本土经验、形而上学与日常生活、“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的虚拟对立。1999年“盘峰诗会”上两者的公开分立与随后的论争，使这一结构性的矛盾被舆论抓住并且不失时机地予以放大，而随后网络平台的迅速

发育与膨胀，则使这一对立被瓦解，使口语和日常生活的写作及其美学被放大，以至于在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出现了一个粗鄙化写作的狂潮。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网络环境下主体的一种“自由幻象”不无关系——写作者体验到了一种“隐身”和“面具化”的快乐，犹如化妆舞会上的情形，使用一个无须审查的网名，便可以享受粗鄙甚或语言暴力的特权，并且无须为其承担责任。这某种意义上也是“网络美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只看到粗鄙修辞的负面效应，与简单地肯定网络时代写作的繁盛一样是不客观的。网络传播打开了以往时代封闭的写作制度，也打开了种种美学樊篱，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同时很重要的，还有公众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公民意识”，网络一方面是大众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是“参与公议”的地方，正如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一些极端方式所产生的奇怪作用，在中国的特殊环境条件下，社会公正和舆论正义也正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一些贪腐事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大暴力和侵权事件、司法不公事件等，都是通过网民的舆论力量推动解决的。同样，网络也在文学的环境与舆论的意义上发挥作用。以2008年汶川地震所引发的诗歌写作为例，其所激发出的力量可谓是惊人的，数以万计的悼亡作品，在推动捐助和救灾、张扬生命个体的价值、抚慰灾民和国人创痛，在弘扬道义、慈善与大爱的力量方面，都可以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它在批评和矫正某些不正确和不合时宜的价值观方面，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可以说，在网络世界中正在逐渐生成一种“正气”，一种新的价值观与

伦理，它虽然不及传统主流社会中的观念来得那样正统和明确，但对于包括“文学与诗歌伦理”在内的“公民意识”的生成，可以说具有巨大的正面作用。

很明显，世纪初的狂欢与喧闹已经渐渐沉落。在最近的几年中，诗歌写作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沉潜和丰厚的时期。作为研究者，我时常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细读的喜悦”，因为每当沉入文本时我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的好诗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写作的技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腻和过硬，汉语新诗问世的一百年来其表达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和准确……很奇怪，当我们试图用“整体性”叙事来概括如今的“诗歌状况”的时候，总是会有悲观或苛刻的论调，可是当我们真正陷入个体的阅读之中的时候，情况却总是恰恰相反。

任何修辞似乎都很难描述现今诗歌格局的丰富：在整体性瓦解的时代，所有二元对立的局面也都不复存在，官刊与民刊、权力诗坛与先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所有的对立都被一种更为交杂和纠缠、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局面所代替。这也是“新世纪诗歌”区别于“90年代诗歌”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在这个十年中，不只“70后”诗人已蔚为大观，连“80后”、“90后”也早已崭露头角。虽然以年龄代际来描述诗歌的演化谱系并非是一个高明的发明，但代际经验的差异与美学上的不同，确与越来越快的社会节奏有关。因此，“诗歌写作风格的代际化”不管是不是一个好事，都是无可避免的。比如“70后诗人”写作中普遍的破碎化经验与修辞，普遍的对于细节与无意识内容的偏好，就与“60后”及更早的诗人构成了显著的不同。

而“80后”、“90后”所受到的传媒时代的文化影响就更加明显，其思维方式和修辞风格都带有电子媒介时代的飘忽与陌生、迷惘与冷硬，这也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有至关重要的关系。除了代际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诗歌中的文化地理因素也日益凸显出来，如今中国诗歌的版图似乎确实形成了与地理文化属性及经济发展的差异，与不同地域的精神生活与诗歌传统有密切关系的格局——类似北京地区诗歌中的“后现代性”的试验因素，政治波普的、国际化的、观念主导的特性；比如广东地区诗歌中强烈和丰沛的底层情结、工业意象、伦理主题因素；比如以贵州、云南、川西等地为主的大西南诗歌中浓郁的原始情境、荒蛮色彩、悲情主题，还有在语言上的异质性因素。这些与其他地域的诗歌相比都有鲜明的差异。

还有一点，是诗歌经验的某种整体性迁移，在上世纪90年代，占据诗歌经验核心的似乎仍然是传统的启蒙情结、农业时代的经典意象、知识分子悲情色彩的精神生活，而对于日常性、本土性、当下性的经验则处于相对漠视的状况。这当然与90年代窘迫严峻的文化环境与文化关系有关。进入世纪之交以来，文化结构中的紧张出现了一个急剧的衰变，它不再是精神意义上的精英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批判关系，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为了一种物质层面上的对峙：财富的迅速增加和分配的相对不公，导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危机与社会分化；城市底层生活的相对贫困、乡村社会秩序的瓦解、打工族涌入城市后的艰辛遭际，这一切都使现实的社会矛盾空前凸显。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善和网络媒介的急速扩张，导致了出现了类似“后工业时代”的娱乐与狂欢



的“文化嬉戏”（福柯语）氛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分化而导致了严重的伦理震荡，诗歌写作中关于底层生活的情境与遭遇，关于工业时代的冷硬想象日益增多，诗歌意象中关于“铁”的叙述，关于流浪者、精神病人、打工族的描述大量出现。简言之，在新世纪的中国诗歌中生成了一个“前现代景象与后工业时代文化的奇怪混合”。如果硬要用某种“整体性”来涵盖今天的诗歌写作或诗歌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种奇怪的混合状况便是最敏感和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诗歌中的“极端写作”，关注“城市经验”“底层生活”还有解构与狂欢性主题，关注郑小琼、曾德旷、张玉明、墓草、轩辕轼轲等一类特殊诗人的作品的一个原因。他们敏感地影射和隐喻了时代性主题的创作，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经验而言，可谓具有特殊的意义。

土地经验在诗歌中可能正在渐趋消逝，这大概是伴随着上述“整体迁移”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乡村中国正处于迅速解体的过程中，乡土世界的文化基础正日趋崩解，这导致乡土经验书写的大量减少，同时也给当代诗歌的美学面目带来了深刻变化。也许人们对这一点还未有充分认识，但回头想，海子那种壮美绮丽的土地想象现在还能存在吗？乡村世界的完整性早已化为废墟和灰烬，那么关于乡村经验的书写，也便只剩下了悲情与荒芜、破碎与消亡的体验与怀想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那些一直坚持地进行着土地书写与乡村追忆的诗人，也应该给予格外的敬意。

先锋写作的终结和极端写作的弥漫

在近十年中，“先锋诗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虽然也还不断有写作者声称自己“先锋到死”，或者也不断有各种以先锋命名的作品或选本，但就大的文化逻辑和艺术氛围而言，“先锋诗歌”确乎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名不副实了。

之所以有上述结论，是因为在90年代中期以后，支持先锋文学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消失了：一是精神思想方面的叛逆性与形而上追求，二是形式与艺术方面的异端与实验诉求。这两个因素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迅速衰微了，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批判角色被质疑，他们在写作实践中所灌注的思想也明显衰变。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可以说有着深刻的精神背景，是一个精神现象学的问题，也是一个艺术史的问题。因为毫无疑问，“前卫性的写作”在任何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都是存在的，但并不能说有某种前卫性就能够称得上是先锋诗人。在精神与思想运动业已停滞或消弭的时代，某种程度上的“前卫性”“实验性”都不能从根本上支撑“先锋文学”作为一种思想形态、一种精神运动和艺术潮流而存在。更何况，先锋文学作为精神性和运动式的景观与艺术形式，在历史上并不总是存在的，或者说，它不是文学的常态。有没有先锋文学，不是由诗人和作家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历史的大势，由历史本身的运变逻辑决定的，就像哲人对文艺复兴的评价——是“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如果是一个注定不会诞生先锋的时代，想也没有用。我们的文学和诗歌在历经

二十年的激变之后，确乎已进入了一个平缓的常态，充满激进变革的先锋运动时期已经成为了历史，文学存在的时间性已经被空间性代替了——变得日益多元和平庸，日益平静和精细，技术越来越好，文本越来越多——甚至单纯从“审美”意义上的“好作品”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作品在形式和思想上却越来越少创造性的变化。

这是一个悖论，“好作品”在我们的时代或许无法提供思想与艺术的有效资源，也不能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注入必需的动能与活力。对于真正的先锋诗歌或先锋文学而言，它们的意义和功能不是提供“完美的文本”或“审美的范例”，而是提供“精神的引爆点”或“思想的助推剂”。先锋诗歌最终当然应该给我们留下重要的艺术遗产，留下大量具有符号意义的文本，但它的意义更在于它们与自己时代之间的对话与影响关系，在于对一个时期精神与观念世界的关键性改变。而这样一个时代对于处身今天的诗人们来说，似乎已经注定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去不复返了。让我们看看以往那些曾经是“先锋诗人”——从历史的角度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人”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比他们更早的60年代或70年代初期的食指、黄翔、根子、多多、芒克；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们，“非非主义”的周伦佑、蓝马、杨黎，“莽汉主义”的李亚伟、尚仲敏，“他们”的韩东、于坚，“新传统主义”的欧阳江河，女性主义的翟永明、伊蕾、唐亚平……他们都曾是无可置疑的“先锋诗人”。海子也是80年代最优秀的先锋诗人——只是那时他还没有什么名气。这些诗人的意义和使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已经次第释放完毕了。如果说他们中的

少数，再加上王家新、西川、伊沙、臧棣等另一些诗人，在90年代前期或许还维持了某种“继续先锋”的角色，那么在今天，这些诗人的先锋身份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这样说当然不是在贬低他们的价值与意义，而是从当代诗歌的历史，从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大逻辑的角度而得出的一个判断。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既不需要，也不大可能继续戴着“先锋诗人”这顶帽子了。

在今天，如果说还有“前卫”，或者某种“变相的先锋写作”的话，我认为主要是体现在“极端性文本”的写作方面。极端性文本可能沿袭了先锋诗歌在观念形态上的某种“爆破性”作用，或许也会让人“震惊”，但不一定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超越性，不一定必然具有引导诗歌潮流的先锋性，它的作用和性质甚至可能是“破坏性”的，向下的。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和悖论。那些刻意“崇低”和“向下”的写作，如“下半身”“垃圾派”和“低诗歌”，都可以划入到极端性写作的范围中。当然，那些刻意“向上”的、居于“道德高地”的写作，如“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地震诗歌”之类，也可以划入到这一范围。还有某些“行为性”很强的娱乐性的写作，如网络恶搞、“梨花体”、诗歌行为艺术，也都可以看作是极端性的写作或者文本。除此之外，最“有可能”具有先锋性的一种，是具有一定的精英底色的“解构主义写作”，在写作观念和文本形式上比较前卫的，具有试验性质的写作，但总体上在最近十年中这种写作已越来越缺少强劲动力，像90年代伊沙那样的写作已经难以为继了。进入新世纪之后，新一代诗人中的轩辕轼轲等人曾经势头很好，轩辕轼轲写了很多比伊沙的诗歌还要



有味道的解构性作品，但现在似乎也已经不再那么新鲜。西川一直在文体方面坚持“破解”，坚持消弭某种界限，比如把诗歌写成了不分行的文字，有颠覆性，但也有争论。总之，我以为，“先锋的时代”已经终结，在一个惯常和平庸的时代“硬要”成为先锋，也许注定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极端性的写作在功能上部分地代替了先锋诗歌曾经的作用，不断地出现“耸人听闻”的事件和文本，给诗界带来一丝新鲜，一点扰动，但无法维持更为内在和久远的意义，无法给诗歌艺术和当代文化精神带来更多的财富，甚至某种程度上它们与“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文化还构成了同生共谋的关系。

进化论的历史观和评价方式已经不再是永恒不变的定理，先锋必然好过传统，将来必将战胜现在，“青年必将胜过老年”，都不再是必定正确的预言。在现今，当代诗歌中最核心的部分，在我看来是那些尽可能保有了“知识分子性”的，对于时代和一切社会性、精神性的黑暗保有了警觉和批判性立场的，对于这个时代的所谓“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有充分和深入认知与揭示的部分。假如我们非要说还有什么“先锋诗歌”或者“先锋写作”的话，那么应该是对这些部分的一种暗喻或指涉。

吴长忠散文诗朗诵会 在郑州隆重举行

9月7日晚，由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联、郑州市文广新局主办的迎接党的十八大广播诗会“——大地的礼赞——吴长忠散文诗朗诵会”，在河南艺术中心艺术馆举行。

“大地的礼赞——吴长忠散文诗朗诵会”由来自河南省话剧院、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的13位主播倾情朗诵。所朗诵的散文诗有《比喻》《蒲公英》《向日葵》《樱花赋》《无题》《午后池塘》《残荷》《月光》《雪原》《明媚的眼睛》《在路上》《忧郁的河》《故乡》《看海》等佳作。

作者吴长忠是一位有着诗人情怀的文艺工作者，他以淡泊之心漫步于诗林，所以他眼中的大海、河流、池塘、故乡、残荷、蒲公英等皆在平淡中着上诗情画意。15首散文诗或顿悟、或思索、或怀旧、或憧憬，味甘至醇且寓意隽永，似绵绵细雨涤荡尘世喧嚣，若徐徐凉风吹散满天阴霾，读之令人神怡心旷，而顿生清新静谧、物我两忘之感。

此次诗歌朗诵会不仅是河南人民迎接党的十八大盛大召开的诚挚献礼，也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一场文学盛宴。

《大河》诗歌编辑部

在中年的东山上 (组诗)

■ 河南 · 刘高贵



刘高贵，男，1962年生于河南光山，曾做过教师、干部、编辑和记者，现供职于河南省某省直单位。1983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出版有《乡土无恙》《情殇伊甸园》等诗文集多部，诗作曾入选《新诗200首导读》《中国当代诗歌导读》《中国年度优秀诗歌》《河南新文学大系》等多种选本，并多次获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汉诗协会河南分会副会长。

空谷与幽兰

这是第一次写到大别山的兰花
总感觉像是在二十多年之后
才跟亲生闺女第一次谋面
我喜欢她将三生提炼的那点点金黄
一半送给白天
一半留给夜晚

小可怜 小得
像我一样平凡 小得
怀中装满梦想
也只为祖辈流传
小得我总想替她将那些暗香追回来
然后也像她一样
根在土里
心上云端



暮春随笔

一生中总该有那么几次
我可以逃离这百十来斤的躯壳
被灵魂牵引着 在天地之间自由地游荡
这时 我不是谁的儿子 也不是谁的父亲
这时候 我不姓刘 也不姓张
这时候 我可以管这种游荡叫堕落
也可以说得好听一点 叫翱翔

这时候 我是有翅膀的
而且想有几只 就能有几只
这时候 我可以灼热 也可以冰凉
可以有棱有角有锋利的光芒

我可以是露珠 尘埃 云朵
也可以有梅花一样的体香
这时候 我可以将兰花当成畅饮的杯盏
可以落草为寇 也可以占山为王
这时候 我不大 也不小
不谦卑 不孤傲 也不张狂
这时候 我可以分裂成一条精虫 一粒卵
泡
世界啊 就该是它们还没有相遇时
那般的激情万丈

说到底 电光火石总是短短的一瞬间
所有的河流都无法挣脱河床
梦醒来 不管乐不乐意
我都得回到衣服和鞋子里
回到亲人 情敌和仇人的身旁
我是大地之子 即便轻如芦花
也不能一直飘在天上

其实 我就是大麦 油菜 大豆 高粱

就是一头驴 一只青蛙 一只蟑螂
像它们一样 我要吃喝拉撒 交配与繁衍
只是比他们多了一份财富 即所谓的思想
多少年以来 多少年之后
仿佛都必须如此 就这么
拖着日渐发福的肉体和杂七杂八的念头
一步一步 走在风雨路上

几十年轮回 天地空蒙 世事沧桑
尘世间有我无我 多吗 少吗

二〇一一

难得半日闲 天下无灾 我家无难
风在窗外慷慨地派发秋天有喜的消息
这让我能将一杯茶品出十八种味道
并且想起了一条河 她怀抱的大地

然后用食指蘸点茶水
在桌上信手写下四个数字 二〇一一
我说信手 其实就是随意
有点像早春 我们在一起谈论年景
也像在晚秋 我独自打量一棵被遗落的苞
米

只是我不该一直盯着它
看着它一点点地变淡竟至于无痕迹
这让我为之心惊 并生出许多感慨
哦 一年的光景难道就这样变成了回忆

致中年之妻

我知道你现在已有些后悔
后悔不该总盼着女儿长大
结果 她的世界越来越大
我们的老巢却越来越小
以至于你竟把我当成了
家里最听话的一个老小孩
或者干脆就是一个
可供你终生差遣的老妖
如今我这个老鬼 该是多么听话
白天恨不能变成你的影子
晚上则努力地用鼾声填满四壁
想让你盖着它睡个好觉
我知道你现在最害怕什么
所以总是骗你说 五十岁不老
可是 青春毕竟不会再来
接下来 我得设法让你明白
岁月就是一坛自酿的老酒
既越窖越香 也越窖越少
等到我们都老得不能再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辈子
我们才是彼此最耐回味的一个酒窖

人间即景

时值正午 仿佛随便一块地边
都有几只倭瓜在抱头大睡
沿着无名河顺流而下
总会碰上几对戏水的野鸭
和野鸭一般缠绵的男女
他们的举动 让我脸红
总觉得自己是一位走错场次的丑角

只要一声叫板
就会使好几场白日梦跌得粉碎

好在就在同一时刻
一群小蚂蚁
正抬着饭粒路过我的脚下
这让我觉得
实在是有必要弯下腰去
悄悄地 帮它们一回

中年寄语

我多像一辆陈年的马车
经过一冬短暂的休整
又一次踏上了春天的大路
我不知道 黄昏是不是下一个驿站
但我知道 上午和下午
肯定都不是

时光才是真正的镖师
而我不过是在他的护卫下
小心翼翼地在搬运自己

所以 你尽管放心
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遵守交通规则
甚至记住了每条岔道与灾难的距离

是的 我就是一辆
走在春风艳阳里的老车
因为机件劳损 再平的道路
都要走得小心翼翼

如果有一天 超过了预定时间